

關

李自成

姚雪垠 著

李自成

第二卷上册

姚雪垠 著



一九七六年·北京

李自成

第二卷中册

姚雪垠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七六年·北京

李自成

第二卷下册

姚雪垠著



中国历史出版社

一九七六年 北京

插图：王 绪 阳
 贲 庆 余
 中 流
地图绘制：朱 育 莲

李 自 成

第二卷上册

姚 雪 垠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· 787×1092 1/32 14印张 2插页 263千字

197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09·601 定价 0.90 元

内 容 提 要

崇祯十二年夏，商洛山中瘟疫流行，李自成和十之六七的义军将士染病。明军趁机数路进攻，同时勾引义军内部叛变，情况极其险恶。李自成、刘宗敏和高夫人等表现了巨大的斗争勇气和卓越的军事才能，内平叛乱，外歼明军，粉碎了敌人的“扫荡”计划。

次年夏初，李自成率领千余精兵从武关突围而出，潜伏于鄢阳山中。冬天，李自成看准时机，疾驰入豫，饥民从之如流，随即破洛阳，杀福王，将明末农民战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。

围绕着上述故事主线，写了杨嗣昌如何出京督师，并写崇祯在农民战争的沉重打击下，同皇亲、大臣之间，以及宫廷内部，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斗争。本卷还写了张献忠的军事活动，牛金星和宋献策到闯王军中，以及红娘子破杞县，救李信，推动李信起义，投奔闯王。

本卷分上、中、下三册。

李 自 成

第二卷中册

姚 雪 垠 著

王绪阳 贵庆余 中 流插图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787×1092 1/32 15 1/4印张 2册页 288千字

197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10009·601 定价0.96元

李 自 成

第二卷下册

姚 雪 垠 著

王绪阳 贵庆余 中 流插图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14 3/4 印张 2 插页 280 千字

197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7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号 10009·601 定价 0.94 元

内 容 提 要

崇祯十二年夏，商洛山中瘟疫流行，李自成和十之六七的义军将士染病。明军趁机数路进攻，同时勾引义军内部叛变，情况极其险恶。李自成、刘宗敏和高夫人等表现了巨大的斗争勇气和卓越的军事才能，内平叛乱，外歼明军，粉碎了敌人的“扫荡”计划。

次年夏初，李自成率领千余精兵从武关突围而出，潜伏于鄧阳山中。冬天，李自成看准时机，疾驰入豫，饥民从之如流；随即破洛阳，杀福王，将明末农民战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。

围绕着上述故事主线，写了杨嗣昌如何出京督师，并写崇祯在农民战争的沉重打击下，同皇亲、大臣之间，以及宫廷内部，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斗争。本卷还写了张献忠的军事活动，牛金星和宋献策到闯王军中，以及红娘子破杞县，救李信，推动李信起义，投奔闯王。

本卷分上、中、下三册。

第 一 章

崇祯十二年中元节。

早晨，商洛山地区天色阴暗，浓云密布，山山岭岭都被乌云遮住。高夫人带着老营总管任继荣和一群男女亲兵骑马出寨，来到一个岔路口，替先闯王高迎祥和起义以来无数的阵亡将士焚化阡纸^①。南边，隔着两座小山，顺风传来了一阵阵沸腾人声。高夫人心中明白：这是麻涧^②方面的义军和老百姓正在连夜加高寨墙，挖掘陷阱，布置鹿角和各种障碍，已经忙了通宵。她正在侧耳细听，忽然从附近的山村中传来锵锵的锣声和苍哑的叫喊声，而麻涧方面也隐约地有锣声传来。这是遵照闯王的命令，各处山寨和村落今早都得鸣锣晓谕：官军进犯，决难得逞，众百姓务须各安生业，照旧耕耘，莫信谣言，严防奸细。高夫人眼望着盘石上燃烧的一大堆阡纸，耳听着远远近近的人声和锣声，心中说：

① 阡纸——封建社会的迷信习俗，在死者坟墓前焚化纸钱。阡纸就是纸钱。如无坟墓，可在路口焚化。

② 麻涧——在商州城西五十里处。

“大战又快开始啦！”

自从高夫人从崤函山区来到商洛山中同李自成会师以后，闯王得知张献忠在谷城起义的确实消息，他为着实践曾经对献忠说出的诺言，不顾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利，毅然树起大旗，牵制官军不能全力对付献忠。崇祯十分着慌，严旨切责陕西、三边总督郑崇俭和陕西巡抚丁启睿“未能将余贼剿除净尽，酿成大患”；命他们迅速向商洛山中进兵，“务将李自成一股一举扑灭，不得稍有贻误！”郑崇俭和丁启睿不敢拖延，调集了陕西各镇官兵，将商洛山四面包围。他们知道李自成手下的将士多数染病，自成本人也病倒了，认为是官军“扫荡”商洛山的大好时机，遂于六月上旬急急忙忙指挥三路人马进犯，而把主力放在武关一路。高夫人在病榻前接受闯王分付，亲自到白羊店^①，鼓励将士，帮助刘芳亮部署迎敌。多亏义军上下齐心，个个奋勇死战，加上穷苦百姓帮助，使从武关向北进犯的官军主力在桃花铺^②和白羊店之间中了埋伏，损失很重，仓皇败退。同时，从商州西犯的一路被挡在马兰峪^③的前边，寸步难进，而从蓝田南犯的一路也没法攻下石门谷^④。这两路官军都白折了人马，扫兴地退了回去。经过这次教训之后，官军比较小心了，重新调集大军，人数比六月初增加几倍。眼看着一场众寡悬殊的

① 白羊店——在武关西北一百三十里处。

② 桃花铺——在武关西北五十里处。

③ 马兰峪——在商州城西三十里处。

④ 石门谷——又名石门镇，在蓝田城西南五十里处。

大战迫在眉睫，又加上商洛山中有些山寨不稳，同官军暗中勾结，高夫人如何能心情轻松？她晚上帮助闯王筹划军事，白天为部署迎敌的事骑马到各处奔跑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尽管她侥幸不曾染病，近来却显然清瘦多了。

一大堆阡纸在大石上继续燃烧。两个亲兵用树枝慢慢地抖开纸堆，使阡纸着得较快。纸灰随风飞向奔涌的云雾中去。过了一阵，高夫人抬起头来，向左右的将士们说：

“自从起义以来，咱们已经死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。这笔血仇一天不报，死的人就不能瞑目黄泉，活着的也寝食难安。高闯王死去整整三周年，咱们该好生祭奠祭奠。要是这一回打个大胜仗，杀死几千几百官兵将士，就算是咱们在阵上拿敌人活祭高闯王！”

她说话的声音不大，但是饱含着痛苦和激动的感情，深深地感动了左右将士。任继荣说：

“夫人，你放心。近几天弟兄们都在念道着高闯王三周年到了，该用官军的人头好生祭一祭。咱们有这样好的士气，必能杀败官军，让高闯王在九泉下高兴高兴。”

高夫人望着他轻轻地地点头，表示她自己也深信义军的士气不错，必能以少胜众。她分付一个亲兵把那一捆阡纸送到两里外李鸿恩的坟前焚化，便准备同众人上马，前往麻涧。当她的右手刚搭上马鞍时，忽然听见有人骑着马向这里奔来，蹄声很急。她迟疑一下，随即从鞍上抽回右手，转过头来，朝着南边的山路张望，心中疑问：“为什么这马跑得这般急？是从白羊店来的么？”不过片刻，一个小校带着

两名弟兄骑着三匹浑身汗湿的战马从奔涌的云雾中出现，来到离她几丈远的地方。那小校一看见她和老营总管就赶快同亲兵们勒住战马，跳了下来。高夫人看见那小校是刘芳亮手下的一名亲信小头目，没等小校开口，抢先问道：

“刘将爷差你来老营有什么急事？是不是武关方面的官军已经开始进犯了？”

小校回答说：“启禀夫人，官军已经摆好了进犯架势，只是还没动手。刘将爷差我来老营向夫人和闯王禀报：据昨晚老百姓暗送消息和我们的探子禀报，得知确实消息，武关昨天又到了两千官军，桃花铺也到了一千多人，两处官军已经有七千多人，一两天内还会有大队官军开到。消息还说，郑崇俭一两天内就要来桃花铺，亲自督率官军进犯。如今桃花铺寨内已经替他收拾好行粮，等他来住。官军在武关和桃花铺放出风声，吹他们要在七月底以前扫荡商洛山，活捉咱们闯王爷和总哨刘爷等几位大将，也有夫人在内。这班王八蛋打仗不见得，吹牛造谣倒有一手！”

高夫人笑着问：“也要捉我？”

“是的，夫人。六月初那一仗他们吃了亏，到处传说你不但智谋过人，还说你十八般武艺样样出众，所以这次非把你捉到不可。”

高夫人忍不住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哟！真没想到，象我这么一个平常的女流之辈，文不能提笔，武不能杀敌，倒被他们吹嘘成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。越说越玄虚，将来还要说我会呼风唤雨哩！”

小校又笑嘻嘻地说：“夫人，郑崇俭出的捉拿赏格上还有你的名字哩。”

“啊，又悬了赏格？”

小校从怀中掏出一卷纸，双手递给高夫人，说：“你看，这是咱们的探子昨日黄昏从桃花铺的寨门外揭下来的一张告示，后边写着许多赏格。”

高夫人接住告示，望了一眼便交给任继荣，要总管念给她听。那告示上说：“本辕不日即亲麾大军进剿，将残贼一鼓荡平。大军到处，秋毫无犯。凡我商洛山中百姓，莫非皇帝赤子。特谕尔等，务须各安生业，勿用惊窜逃避。过去即令供贼驱使，胁从为恶，本辕姑念其既属愚昧无知，亦由势非得已，概不深究，以示我皇上天覆地载之恩。其有豪杰之士，乘机杀贼自效，本辕论功行赏，一视同仁。倘有冥顽不灵，甘心从贼，罔恤国法，大兵到时，胆敢负隅相抗或随贼流窜，一经拿获，立置重典，全家籍没，邻里亲族连坐。”这告示的后边果然悬赏捉拿李自成和他手下的重要将领，而高夫人的名字也开列在内。总管念过以后，哈哈一笑，说：

“夫人，果然有你的名字，还写着三千两银子的赏格哩！”

高夫人也笑起来，望着小校问：“你们刘将爷还有别的事要向闯王禀报么？”

小校回答说：“我家将爷还说，官兵大举进犯只是几天内的事，龙驹寨的官军也增加了两三千人，请闯王和夫人千万不可大意。”

高夫人点头说：“我知道了。你到老营去当面向闯王禀报，也许他还要问一问别的情况。你在老营吃了饭，休息休息再回白羊店。”她又向总管说：“中军不在老营，双喜和张鼎这两个孩子也都不在闯王身边。你拿着郑崇俭的这张告示快回老营吧，不用跟我去麻涧了。闯王的身子还很虚弱。我不在老营时候，他要是想骑马出寨，你千万设法劝阻。”

任继荣答应一声，就同刘芳亮派来的小校腾身上马，奔向老营而去。人和马的影子眨眼间在云雾中消失，只听见渐远渐弱的马蹄声音。

高夫人抬头望望，只看见汹涌奔腾的乌云比刚才似乎更浓、更重，铺天盖地，从面前滚滚而来，又滚滚而去。这天色，增加了高夫人心上的沉重。她走向玉花骢，对亲兵们说：“上马！”转眼之间，十几个男女亲兵都跳上战马，准备出发。张材担心马上会有恶风暴雨，而大家都没携带防雨的东西，别人淋雨不打紧，高夫人近两月来操劳过度，比往日清瘦许多，淋了雨准会害病。他勒紧马缰，望着高夫人，迟疑地问：

“这天……恐怕有猛雨吧？”

慧英也问：“夫人，我赶快回寨中去替你取一件油布斗篷吧？”

高夫人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用耽误时间！如今军情很紧，别说下雨，下刀子也挡不住咱们办事。”

她首先勒转马头朝南，正要扬鞭出发，忽然听见从东边传过来几匹马的紧急蹄声，迅速临近。她便勒转马头朝东，

向云雾中注目等候。片刻之间，四个骑马的人出现在二十丈以外的云雾中，为首的大个子青年将领是刘体纯。他原是帮袁宗第镇守马兰峪，对付商州官军，作老营的东面屏障，近来宗第病倒了，这一副重担子就挑在他的肩上。高夫人一望见他，知道他现在亲自来老营必定有重要军情禀报，便把镫子轻轻一磕，迎了上去。

两匹高大的战马相离不到两丈远，停止在山路上。乌云傍着马头奔流，在人的左右和头顶飞卷。高夫人问道：

“二虎，你是从马兰峪来的？”

“是的，嫂子。你要往哪儿去？”

“我要到麻涧去，看看那里的寨墙能不能今日完工。”她勒马迎上几步，等到她的玉花骢同刘体纯的黄骠马两头相交，停到一起，她又小声问：“你来有什么急事？”

刘体纯小声说：“五更前我得到商州消息，知道郑崇俭派一位监军御史昨日从武关来到商州城内，连夜与巡抚丁启睿召集游击以上将官开紧急会议，重新商定进兵方略。会议关防极严，一时探不出他们如何计议。如今商州已有五千官兵，据说还有大批官兵将于今明两日开到。粮草运往武关的很多，担子挑，牲口驮，日夜不绝。官军扬言要在月底以前杀进商洛山，昨日又在城里城外，到处张贴告示，悬出赏格要捉拿闯王和捷轩哥等几位大将。”他笑一笑，又说：“嫂子，你也在榜上有名哩。”

高夫人也笑了笑，说：“这个我已经知道了。”

刘体纯又挥退左右亲兵，探身低声说：“咱们安置在城里的坐探，从抚台行辕中探得机密消息，十分重要，果不出你同闯王所料……”

“你说的是宋家寨同官军勾起手了？”

“听说双方正在暗中商谈。宋文富这王八蛋想要官做，丁启睿这货想要官军假道宋家寨，一旦大战开始时偷袭我们老营。”

“这消息可靠么？”

“这消息是从抚台行辕中一个师爷口中说出来的，一定可靠。还有人说：这几天宋家寨有人进抚台行辕找一位刘赞画^①，十分机密。这位姓刘的是丁启睿的心腹幕僚，亲自去过宋家寨两趟，都是夜里去，夜里回。”

高夫人的两道细长的剑眉轻轻耸动，心中琢磨着敌人的阴谋活动，然后慢慢地说：“敌人这一手真是厉害。幸而我们早就算到他们会有这步棋，已经作了防备。在两个月前那次官军进犯时，虽说宋文富兄弟坐山观虎斗，可是咱们已经断定他们是在等时机，观风向，迟早会撕破笑脸，露出满嘴獠牙，同咱们刀兵相见。如今，他们果然要动手了。本来么，道理是明摆着的，大家心中都有数。尽管他们近几年也吃过官兵的亏，也长了些见识，他们毕竟是豪门巨富，同官府血肉相连。眼下官军就要大举进犯，宋家寨同官军

① 赞画——明代在督、抚幕中有赞画一种官名，取赞襄谋画之意，文职，具体职责和品级无定制。

串通一气动手才是怪事。别说是宋家寨，商洛山周围的山寨哪个不是同咱们为敌的？商洛山中的几个大的山寨，要不是咱们杀了很多，连寨墙也给拆平了，一旦官军进犯，还能不从内里动手么？”

刘体纯说：“嫂子说的是。咱们在商洛山中驻扎了快十个月，打开了许多山寨，狠狠地惩治了那些为富不仁的乡绅土豪、富家大户。这些给咱们惩治了的人家，自然咬牙切齿，恨死咱们。听说那班逃到商州城里的土豪老财都等着跟在官军后边回家来，连逃到西安去的大头子也有几个跟着巡抚来到商州的，打算一旦官军扫荡了商洛山，他们就回乡修坟祭祖，协助官府清乡。你看，这班王八蛋想的多美，好象官军注定会打赢咱们！”

“既然他们把赌注压在这一宝上，那就揭开宝盖子让他们看看。二虎，你还有别的事情要禀报么？”

刘体纯沉吟一下，特别放低声音说：“嫂子，看来射虎口干系重大，可不知王吉元是不是十分可靠。”

“你放心，他很可靠。”

体纯仍不放心，口气和婉地说：“但愿他真可靠。去年冬天，他从张敬轩那里来，一直没有在我手下呆过，我跟他见面的次数不多。我只知道他是河南邓州人，在敬轩那里混的日子也不久。春天他犯过咱们的军律，差点儿被闯王斩了。他同咱们老八队素无渊源，相处日浅。人心隔肚皮，虎心隔毛翼。眼下这种局面，非同平日。万一他心怀不满，看见官军势大，经不起威迫利诱，给官军收买过去，岂不坏